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
第四十八回 甄士隱重渡急流津 賈雨村再結紅樓夢

話說寶釵與可卿、晴雯看見宮門內走出一群麗人來，齊聲笑道：「寶姐姐來了麼？」寶釵看時，卻是鳳姐、黛玉、迎春、惜春、香菱、尤二姐、尤三姐、鴛鴦等，大家相見，請到花滿紅城殿上。寶釵與可卿先給鳳姐拜壽。鳳姐笑道：「我今兒怎麼當得寶妹妹給我拜壽呢！」鴛鴦便笑道：「大遠的來的，你該怎麼樣罷了？不是單吃壽麵就算了的。」說著，大家笑了。寶釵道：「鳳姐姐、林妹妹、鴛鴦姐姐、晴雯姐姐，我是頭裡在老太太那裡都再會見過的。四妹妹也還隔別了不久，惟有二姐姐、香菱嫂子、尤二姐姐、尤三姐姐、小蓉大奶奶這竟有二十年都沒會了。」香菱道：「聽見外甥娶了媳婦很好，又養了孫子。外甥科甲詞林，如今又升了官。寶姐姐的福也就算全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嫂子的孝哥，已中了舉，現今娶了媳婦，早晚也要有孫子了。」說著，仙女們捧上茶來。茶罷，黛玉道：

「這裡有個警幻仙姑，乃幻境之主，妙玉師父與他同住，在這北邊不遠，我和寶姐姐到那裡逛逛，就聚談聚談，回來順到我那邊屋子裡坐坐去罷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們這裡還有妙玉呢？我說怎麼不見呢！」

於是，大家一起出了宮門，向北而來。走不多遠，轉過身來看時，只見向北的也是一座石頭牌坊，一樣橫書四個大字乃是：「真如福地」，旁邊一副對聯上寫道：

假去真來真勝假，■無原有是有非無

寶釵看畢，心下狐疑道：「怎麼這裡的聯匾又迥然不同呢？」

只見過了牌坊，也是一座宮門，上面一匾橫書四個金字是：

「福善禍淫」，也有一副長對聯上寫道：

過去未來莫謂智賢能打破，■前因後果須知親近不相逢。

於是，大家正走進宮門，只見警幻仙姑與妙玉早迎了出來，讓至殿上，大家坐下，仙女獻上茶來。寶釵道：「久仰仙姑大名，無緣拜識，今者幸晤林妹妹，特來晉謁的。」警幻仙姑道：

「有失迎候，方深抱歉，更蒙獎顧益切慚惶了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寶玉進來了，對著寶釵作了一個揖道：「寶姐姐，別來無恙！頭裡我有一把扇子送你，說是：『記取四十年多福滿，好來聚首在蓉城。』這會子，恰才一半，還有二十年洪福，待等享盡之時，你那時候才能歸到此處呢！這會子，總還不該相見的，故此仙姑們都不來迎接你，看見外面的聯匾就明白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古人說過的：『雞豬魚蒜遇著便吃，生老死時至則行。』這會子，我既不該到這裡，我也不能必於要到此處。明兒我既該到這裡了，我也不能不到此處的。萬事無過數與命，我久已是聽之而已的了。即如三妹妹、史大妹妹、琴妹妹、邢妹妹，他們將來可還到這裡來不來呢？」寶玉道：

「怎麼不來呢！寶姐姐，你是個聰明絕頂的人，少刻有些冊子，你細細一看就明白了。是凡冊子上有名的人，都是要到這兒來的。寶姐姐，你直待二十年之後，到了這裡的時候，他們就打總兒都來齊了。小蓉大奶奶頭一個先來，故此他是第一情人。

這裡有名的人是從小蓉大奶奶他起頭兒，等打伙兒都來齊了，是寶姐姐你一個人收尾就是了。」

當下黛玉又請到絳珠宮裡去逛逛，寶釵、黛玉、鳳姐、寶玉等又出了警幻宮門，往西邊絳珠宮來。進了宮門，先看了看絳珠仙草，走到裡面，只見金釧、紫鵲、瑞珠都在那裡呢！早一起迎了出來請安，寶釵道：「金釧姐姐今兒生日，我來給你拜壽來的。」金釧道：「寶二奶奶，說也不敢當，我來給你老人家磕頭。」兩個讓了一會，然後一起同到上房坐下。仙女們捧上茶來，大家坐著又說了一會閒話。

花滿紅城殿上，早擺了酒席，仙女們過來請去坐席。寶釵道：「橫豎重來有日，這會子我就要告辭回去，恐怕遲了呢。」

「鳳姐道：『既承貴步光降，一杯水酒總要敬的，也沒壽麵給你吃，橫豎不耽擱就是了。』於是，一起都到花滿紅城殿上，請寶釵首座，餘人挨次坐了，送上酒來。

席間，鳳姐道：「我上年到老太太那裡拜壽，頭一天看見你們都到那裡磕頭，那些沒有見過的人，我在那裡一個個的都看見了。我們平姑娘的女兒月英，同小蘭大奶奶的女兒綠綺，兩個都長的很好，聽見說又都唱的很好呢！」寶釵道：「這會子，兩個人都出了閣了。月英是給了我們琴妹妹的兒子梅春林了，綠綺是給了巧姐的兒子周瑞哥了。這兩個姑爺，都中了進士了。他們好多人學了曲子，那是環三奶奶和小蘭大奶奶兩個人教的。他們兩個人是自幼兒就會唱的。」鴛鴦道：

「我看那環三奶奶，倒很有些像彩雲的模樣兒似的。」寶釵道：

「可不是麼，彩雲現也是環三爺收在屋裡，我們都常時說他是妻妾同貌呢。」

迎春道：「我看見四個姪媳婦都很好，一個賽似一個的。」

我聽見說小蘭大奶奶姓傅叫秋芳，又會畫畫兒，比四妹妹的畫還畫得好些呢！那小桂大奶奶、小蕙大奶奶、小杜大奶奶一個個的，人雖然看見都知道了，那姓名我就弄不清了。」寶釵道：

「我們桂芳的媳婦，就是我二哥哥的女兒叫薛宛蓉。我們蕙姪兒娶的是，我琴妹妹的女兒叫梅冠芳。我們杜姪兒娶的是，綺妹妹的女兒叫甄素云。我們香菱嫂子留下的姪兒，娶的就是紋妹妹的女兒叫陳淑蘭。那綺妹妹的兒子甄芝，又娶了三妹妹的女兒叫周照乘。這幾個都是親上做親的。」說著，酒完了飯。

飯畢，寶釵便告辭起身，大家送出宮門，只見兩邊一溜配殿乃是「朝雲」、「暮雨」、「怨粉」、「愁香」、「癡情」、「薄命」

等司，鴛鴦指著道：「這便是我和小蓉大奶奶的地方兒。」寶釵看時，只見門首一匾，上寫著道：「引覺情癡」四個大字，兩邊一副對聯上寫道：■喜笑悲哀都是假，■貪求思慕總因癡。

秦可卿還要請到裡面去坐，寶釵道：「恐怕遲了，不及看了。」

說著，已走到「薄命司」門首，只見也有一聯，上寫道：

春恨秋悲皆自惹，■花容月貌為誰妍。

鳳姐道：「這是我的地方兒，請進去看看冊子罷了。」寶釵進去，滿屋一瞧，只見黑漆漆的有十數個大櫥，櫥門半掩。隨把上首的大櫥開了，只見果然有好幾本冊子，隨手取出一本來看時，只見上寫著「金陵十二釵正冊」。便揭開了一看，只見頭一冊上畫著兩株枯木，上面掛著一條玉帶，下面畫著一堆雪，雪裡一股金簪，後面一首五言絕句道：

堪歎停機德，誰憐詠絮才。■玉帶林中掛，金簪雪裡埋。

寶釵看著，念了兩遍，點點頭兒。再往後看時，又只見上面畫著一張弓，弓上掛著一個香櫛，後面有什麼「虎兇相逢一夢歸」的話；又看見一頁上畫著一個放風箏的人兒，又見後面一頁上有詩云：

勘被三春景不長，緇衣頓改昔年妝。■可憐繡戶侯門女，獨臥青燈古佛旁。

寶釵看了，心下俱已明白。又看見後面一縷輕雲，一灣流水，便忙忙看完。又取了一本出來看時，只見上寫著「金陵十二釵副冊」。便又揭開看時，只見上面畫著一團烏雲，映著一輪紅日；又有一頁上面畫著一枝花，下有一條破席，又有什麼「堪歎優伶有福，誰知公子無緣」的話。寶釵看了，心下明白，道：「這必定是晴雯、襲人了。」又取出副冊來，一一看過，十已明白了八九，點頭歎息，便將冊子仍然收送櫥內。出了「薄命司」門外，便請眾人不要遠送。可卿道：「還是我和晴雯姐姐兩人送嬌娘回去

就是了。」於是，大家送過牌坊，直到芙蓉城南門為界，看著寶釵去了，方才各自回去。

這裡仍是可卿在前，寶釵在中，晴雯在後，一路凌雲踏霧。

不一時，早已別了榮國府大觀園怡紅院上屋之內，可卿與晴雯把寶釵一推道：「二十年之後，再來迎請罷，我們是回去了。」

寶釵猛然一驚，醒來卻是一夢。聽了聽自鳴鐘正打了四下，已交寅正，是五更天了。心下細想，比上回到老祖太太那裡去的夢，更奇了。勉強合上眼，再睡不著。看著天亮，也就不睡了，慢慢起來，梳洗已畢。薛宛荅早上來了，寶釵便把夢中之事，細細告訴了他。

宛荅道：「這太虛幻境，原來竟是有的。我看那《紅樓夢》的書，一百二十回說的都是二十年前的事。但他只說太虛幻境內有警幻仙姑，卻怎麼又沒有芙蓉城的話呢？究竟那一百二十回的事，不知可全然不錯麼，這是什麼人做的，怎麼單說咱們榮玉府的故事呢？」寶釵道：「那《紅樓夢》的書一百二十回，是曹棟亭先生的公子曹雪芹做的。那一百二十回書裡的事，絲毫不錯。他只做到一百二十回，書便止了。故此總說的是二十年前的事，你們這些人在後的怎麼能說到呢？所以芙蓉城就是太虛幻境的話，《紅樓夢》書裡也尚未曾說著了呢！聽見說現在又有人做出《後紅樓夢》的書來，其中支離妄誕，與曹雪芹先生的書，竟有天淵之隔了。」宛荅道：「《後紅樓夢》聽見有這部書，卻還沒見過，想諒必是說的我們這些人了。但是這曹先生做的一百二十回書，如走盤之珠，我們沒見過的人，即如二姑媽、璉二大娘、林姑娘這些人，這會子看了這書就猶如見了這些人的一般。只怕這《後紅樓夢》的筆法，斷不能如這曹先生的，必定難免畫虎類犬之誚故耳。」寶釵道：「縱然他是狗尾續貂，到底也要看看他說的是些什麼話呢？」

到了晚上，桂芳下了衙門回來，先到寶釵屋裡來見寶釵。

寶釵便也把夢中之事，告訴了他，並說起《後紅樓夢》的話來。

桂芳道：「這曹雪芹先生做的《紅樓夢》的書，已是家弦戶誦，婦人孺子皆知，把從前一切小說盡皆抹倒。今兒正同甄妹丈談論這《紅樓夢》的書，他說南京織造曹棟亭先生的兒子曹雪芹做出這部書來，總說的是尊府的事，內中也有他家君在裡頭。

所以外人都說：『甄即是賈，賈又即是甄』，並沒有兩個人呢！又有人說：「甄賈都是借說，其實是雪芹先生自道呢！」這真假事跡，都是現在的，也不須分辨。總而言之，這書做的空前徹後，實在好的了不得。可笑後人不度德、不量力，便都想續出後本來。不但事跡全訛，並且支離的不成話說了。先是有人做了一部《後紅樓夢》來，便又有人做了一部《綺樓重夢》出來。山東都閩府秦雪塢因見了《後紅樓夢》，笑其不備，便另做了一部《續紅樓夢》出來。又有人見了說：《後紅樓夢》、《續紅樓夢》皆不好，便又做了一部《紅樓復夢》出來。合共外有四部書呢！我就先問他借了《後紅樓夢》、《綺樓重夢》兩部書來看。那《續紅樓夢》、《紅樓復夢》兩部書，他那裡沒有，說是梅妹丈那裡有，我明兒再問他轉借。」因叫丫頭去把這兩部書拿來。不一時，取了《後紅樓夢》、《綺樓重夢》兩部書來了。桂芳道：「太太請先看完了這兩部，我再向梅妹丈那裡借了那兩部來就是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我不過兩三天就可以看得完了，你且去歇著罷。」桂芳答應了下去。

寶釵就燈下先把《後紅樓夢》打開細看，看了兩天，早已看完了。桂芳恰又將《續紅樓夢》、《紅樓復夢》兩部書借了送來。寶釵道：「這《後紅樓夢》妄誕不經，林黛玉、晴雯竟死而復生，林良玉為黛玉之兄不知從何而出？且突添一姜景星則其意何居呢？四姑娘復為貴妃，史湘雲忽成仙體，種種背謬，豈但是狗尾續貂而已呢！《綺樓重夢》我只看了一半，那部書是喪心病狂之人做的，通身並非人語，看了污人眼目，也不用看了。」桂芳道：「聽見這書是說的小鈕，更比《後紅樓夢》不如，所謂一蟹不如一蟹的了。太太且請看這兩部呢！」因把《後紅樓夢》、《綺樓重夢》兩部取了回去了。

寶釵又把《續紅樓夢》、《紅樓復夢》兩部書看了兩天。

桂芳這日下了衙門，又到寶釵屋裡，問道：「太太可看完了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已看完了。這《續紅樓夢》雖然有些影響，也只是十數人都還魂復生，比《後紅樓夢》妄誕更甚，縱然通身圓滿，有這一段大破綻，也難以稱善了。《紅樓復夢》其才似長，因欲更還魂復生之謬，遂改為轉世。不知其謬轉甚。至於璉二太爺為白雲僧，正是《後紅樓夢》史湘雲成仙之意，其背謬多端，都不成話說了。」桂芳道：「總緣曹雪芹先生的《紅樓夢》膾炙人口，故此人都想著學做續本，那裡知道『極盛，尤難為繼』的道理。這曹雪芹的《紅樓夢》，結尾原有個『餘音裊裊不絕如縷』的意思，或是留了個續本的地步，或是已經有了續本，尚未行世，也未可知呢！」寶釵道：「但不知這曹雪芹先生現在何處？只須找著了他，問他一問，如有續本便求他借出來看看，如尚沒有續本，就求他另做一部出來行世那四部書，見了他少不得自慚形穢，都要一火焚之了呢！」桂芳道：

「聽見有人說，他在急流津覺迷渡口不遠。等我明兒閒了，到那裡去訪問訪問，就知道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既知道地方，就容易了。」桂芳答應。

過了一日，便帶了焙茗找到急流津覺迷渡口。只見那條河內，有木居士掌舵，灰侍者撐篙，早渡過兩個人來，骨秀神清，鬚髯如戟，飄然有出塵之態。桂芳便迎上前去，施禮問道：「請問二位老先生尊姓大名？此地有一位曹雪芹先生，可知道他在於何處呢？」只見那一個年長些的答道：「賤姓甄名費字士隱，這位散友姓賈名化號兩村。敢問老兄尊姓，因何事要找這曹雪芹呢？」桂芳道：「晚生姓賈名桂芳。因《紅樓夢》之書係雪芹先生所作，這會子要訪尋他，是問他續本可曾脫稿與否的話。」兩村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尊駕慕非是寶玉兄的後人麼？」桂芳道：「二位老先生，何以知之？」兩村道：「向叨一族，與令祖昔常聚晤，今已睽隔二十年矣。歸問令祖，說兩村致意就知道了。這一位乃是令表弟薛孝的外祖。至於《紅樓夢》之書為曹雪芹所著，天下聞名已久，但雪芹已不在六七十年矣。

此書並無續本，現在紛紛狂謬妄語，爭奇其意，欲起雪芹於九原而問之，故演為黛玉破塚而生，正昔人『擬鑿孤墳破，重教大雅生』之意耳。」桂芳重新施禮，道：「原來是二位叔祖老大人呢！請問曹芹先生既死，二位老大人從前自是會晤過的。

他的原書，原是有餘不盡，留了個續本地步的意思，或是他有心欲成續本，已經胸有成竹而未嘗屬筆，抑或已經脫稿，藏之名山，不肯行世，均未可定。致使斗筲之器全無忌憚，紛紛效顰，殊難寓目。奈何！奈何！」甄士隱道：「我等昔與雪芹共談之時，深知其並無續本。但他此書以我們二人起，復以我們二人結。現在紛紛四出之書，已經亂雜無章，又焉能知道起結之道呢！賈兄今後但遇能以我們二人起，復以我們二人結的書，則雖非雪芹之筆，亦可以權當如出雪芹之手者矣。既知道效法起結，則必與原書大旨相合，而不相背，又何必定欲起雪芹於九原乎！」桂芳點頭再拜道：「二位老大人之言，使愚蒙如夢初醒，何相見之晚也。」於是，拜辭出去。

士隱道：「《後紅樓夢》與《續紅樓夢》兩書之旨，互相矛盾，而其死而復生之謬，大弊相同。《紅樓復夢》、《綺樓重夢》兩書荼毒前人，其謬相等。更可恨者《綺樓重夢》，其旨宜淫，語非人類，不知那雪芹之書所謂意淫的道理，不但不能參悟，且大相背謬，此正夏蟲不可以語冰也。」兩村道：「湯若士《還魂記》理之所必無，安知非情之所固有。此寓言之旨，其所謂柳盜跖打地洞。向鴛鴦塚者實指曇陽子之事，而設此假借之詞耳。故情雖有，理必無，實有所指而假借，豈真有還魂之事哉！『後』、『續』兩書，乃自二人還魂，以至十餘人還魂，然則有所指乎，無所指乎！其與《紅樓夢》原書背謬矛盾之處，又何可勝道。譬如作文須顧題旨，斷不能至於題外也。『後』、『續』兩夢其旨雖不同，而還魂複合則皆取意於此。

譬之不知題旨而為文，猶之題是《論語》之題，而文則《孟子》之文矣，有是理乎？無此理即無此情，握筆作文，審題定格，胸有成竹，然後行乎其不得不行，止乎其不得不止，乃稱能事。『後』、『續』兩夢尚居門外，『重』、『復』兩夢更不足與言矣。且《紅樓夢》中，蔣玉函解薛香羅之送寶玉，為『優伶有福，公子無緣』之關鍵，從初窺冊時一線貫下，至末卷結出襲人在又副冊之故。而《續紅樓夢》乃有黑夜投繯、璧返香羅之事，《紅樓復夢》又有守節自刎之文，《後紅樓夢》則詳加譏貶，更同嚼蠟。總之不明前書之旨，而以還魂複合為奇妙，全與前書背謬矛盾而不知。古人謂：『畫鬼魅易，畫犬馬難。』彼四子者，不能為

其難，而群趨於易，方且自矜敝帚千金，又安知其有背謬矛盾之事乎！是不特《石頭記》之為《情僧錄》，何可移動，則寶玉無為馮婦之理，而襲人又何用破鏡之重圓乎！」土隱道：「魚目何能混珠，碲跌不可當玉。」

我們且到芙蓉城，把此四部書與寶玉看看去，諒他不是攢眉，必當捧腹呢！」

再說那空空道人當日把青埂峰下補天未用之石翻轉過來，將那石頭底下的字跡從頭至尾細細看完，不禁手舞足蹈的笑道：

「這才是奇而不奇，俗而不俗，真而不真，假而不假《石頭記》的原來續本呢！可笑那《後紅樓夢》、《綺樓重夢》、《續紅樓夢》、《紅樓復夢》四種，紕繆百出，怪誕不經。而且所說不同，各執一見，不知其是從何處著想，真可謂非非想矣。」

其實他於《石頭記》妙文，尚未能夢見萬一。我今兒於觀四東施之後，復睹一麗人，其快如何！惟有將此妙文，權當韓山一片石耳！」因取出筆硯，忙忙從頭至尾抄錄一番。復想曹雪芹已死，只好另覓一個無事小神仙的人，倩他點綴傳世去罷。

正是：

滿紙荒唐言，略少辛酸淚。